

橘洲

编者按

七十年光阴流转，“橘洲”副刊在纸页间留存了无数写作者的梦想与成长。本期专版，何立伟、谢宗玉、沈念、尧育飞四位与晚报深有渊源的作者，以笔回溯各自与“橘洲”的结缘时刻。这些平实的叙述，串联起“橘洲”副刊一贯的底色：对所有真诚的文字报以尊重，对每一份热爱给予鼓励。它不仅是个人文学之路的见证者，更是一座城市精神花园的默默守护者。

第一次铅字，与那声迟来的上课铃

何立伟

长沙晚报任波兄发来微信，说报社成立七十周年了，问我能否写一写与长沙晚报副刊的情谊。我回复：正在重感冒中——是卧在床上一笔一画回复的，伴随的是喷嚏连连，眼里都含着泪，二十几度气温盖厚被子尚觉得腿脚凉。但“情谊”二字分量实在有点重，压在胸口闷得出不了气。

一来我父亲和我小妹都曾在长沙晚报社工作，严格说来我算得上也曾是长沙晚报的家属，这不是一般的情谊了，念着“长沙晚报”四个字，语气里都是一股子亲，血也一下子热了许多。

二来，也是最最重要的，把手写的文字，第一次变成简直不敢相信的铅字，就是长沙晚报副刊。

我记得那应当是在1979年，我当时在一家工厂的子弟中学教书，业余时就喜欢在一个厚本本上涂涂写写，记下些读书笔记或者社会观察人生感悟之类，心里想着这么偷偷摸摸地练，么子时候可以达到发表水平呢？我不敢轻易投稿，因为我觉得我写的文字还有一股子自己讨厌的学生腔和八股腔，这股

子腔调不去掉，我是不会把自己的文字拿出来示人的。这么严苛地自我要求之下，我慢慢觉得自己的文字庶几可以丑媳妇见家娘了。我们办公室订了《长沙晚报》，上头有“橘洲”副刊，我记得一个星期刊出两次，好像是周一同周四，周末还有《星期天》专刊。我反正是副刊的忠实读者，每一期都看，不但看，还在心里头比较，但凡能打动我的文章，我就会自问：这个水平我可以达到吗？

那时的“橘洲”副刊，经常刊登省内外名家的文章，我就专挑名家的文章看，在心里头跟名家掰手腕。当我频频地觉得名家也不能轻易掰赢我的时候，我可以试着投稿了。我研究了那么久的“橘洲”副刊，也大致知晓了编辑的胃口，于是就在厚本本上挑了篇千字文“处处留心皆学问”，投了过去。

不久，“橘洲”副刊就登了出来。我把报架放到堆满学生作文本的桌子上，看了一遍又一遍，擦擦眼睛再看一遍，不敢相信自己的文字有朝一日终于会变成铅字印刷在报纸上，这种喜悦几乎令人窒息，旁边的老师跟我说话我一句都没听见，直到上课

铃急促地响起，才让我惊醒过来，赶快走进教室。

这就是一个后来以写作作为终身职业的人第一次发表文字作品时的真实写照。第一次让自己的手写体(那个时代个人电脑尚未问世)变成铅字，也就是第一次正式发表作品，对一个初学写作者来说，是何等重要的大事，重要到对某些人而言就是人生的拐点。长沙晚报成立七十周年了，想想看，这七十年里，她的“橘洲”发生过多少对许多初学写作者来说重要的大事，或者人生的拐点。我知道这是无法统计的，但有此经历的人，应当终生铭记，并心怀感恩。

现在已不是纸媒的时代了，我也很少再看纸媒。欣闻长沙晚报成立七十周年了，想起当年在办公室把报架上的《长沙晚报》摊在推着厚厚作业本的桌子上仔细阅读“橘洲”副刊，那种如饥似渴，和那种与名家掰手腕的少年气盛，真是感慨系之。我想这大概就我与晚报副刊的独特的情谊吧。

(何立伟，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长沙市文联名誉主席)

三十年，从“串门少年”到“文字娘家”

谢宗玉

我与这座城市的缘分，始于与一张报纸的关联；我与这张报纸副刊的牵绊，始于年少热忱，绵于岁月情深。

那是1995年盛夏，我进入《长沙晚报》星期天专刊部实习。初入职场，我满心都是奔赴文字的热忱，无奈缺少几分机缘。其他同学都有专门的指导老师，外出采访、跑新闻、写通讯，天天有收获。唯独我，没有固定的实习导师，几乎没有外出采访机会。可实习时期有明确的发稿任务，看着其他同学的稿件不断见报，我心里难免焦急，不想虚度这段时光。

一番思索后，我将目光投向了报社“橘洲”副刊。彼时副刊部与星期天周刊部毗邻，我经常到他们那边串门。既然写不了新闻稿，我便随感而发，随心而写，制造了一系列散文、评论、诗歌、小小说，然后一一投给副刊部相关的老师们。见我勤勉执着，又虚心求教，且同情我无法采访发稿现状，副刊编辑们便皆乐意成全一个少年的文学梦想。而只要一个编辑给我发一两篇小文，我就不算没有实习成果。

那段时光，成了我独一无二的记忆。其他同学刊发的多是新闻通讯，唯独我尽是烟火笔墨、文艺人生。而那时中文系学生，更看重文字中的心绪感悟、人间温情，而不是世间百态、时事万象。返校后，我的实习成果反而让更多的同学倾羨。正是这段别样的实习经历，让我与《长沙晚报》“橘洲”副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为我的文学路埋下了伏笔。

毕业后，我入职一家公安报社，也成为了一名副刊编辑。终日与文学为伴、与作家为伍，早在我手上发稿的写作者，如今仍有不少人笔耕不辍，并且已成名家。我始终认为，做一名副刊编辑既幸福，又特有成就感。我们以想象寄情怀，以思想酬同道，每一篇我编过的文稿，都是我与作者的文字共鸣。而这份职业归属感，正是源自《长沙晚报》“橘洲”副刊编辑当初留给我的温馨印象。

于我而言，《长沙晚报》是心底最亲近的文字娘家。我最初的单位离长沙晚报社很近，步行不过十余分钟。所以投稿也不借助邮局，而是亲自送稿上门。这份满满的诚意，收获了“橘洲”副刊编辑老师们更多的珍视，很多时候，他们会立即看稿，能用马上就签发；不能用，也会告诉我如何修改。

三十余年时光，倏忽而过，《长沙晚报》“橘洲”副刊部的编辑，我几乎尽数相识。奉荣梅、任波、申芙蓉、范亚湘、许参杨、刘小莽……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张张温暖的面孔，贯穿了我的整个文学之路。随着时光流失，编辑队伍岁月虽几经更迭，但这份相守相伴的文字情谊，从未褪色过，更未间断过。

这些年，我前后在《长沙晚报》开设过六七次专栏，每次专栏皆各有侧重，各具情怀。平时的岁月感悟、人间描摹、历史思索，但凡落笔成文，我最先想到的，便是投给《长沙晚报》。报社每次采风活动，也一定会邀请我参与；后来的各类征文评比，也常会邀请我担任

评委。从初出茅庐的文艺小兵，到长耕不辍的文艺老人，我的成长一直离不开《长沙晚报》的扶持与推介。

奉荣梅老师常与人提及，说我是《长沙晚报》“橘洲”副刊培养出来的作家，我认同她的这个说法。三十余载相伴，《长沙晚报》“橘洲”副刊编辑，于我而言，身份层层递进，情谊岁岁加深。最初，他们是传道解惑的老师、是温暖亲切的长辈；后来，他们又是我无话不谈的同道、称兄道弟的挚友。如今我老了，竟也成为年轻编辑们口中的老师，称呼的不断变换，正是我与《长沙晚报》长情相伴的最佳见证。

十余年前，我调任文化部门，身边多了不少写作同道与后辈。他们常会发稿给我，要我提意见。一些文字灵秀、立意不错的短小文章，我便会推荐给《长沙晚报》。也算是尽绵薄之力，给双方架起美好的文字桥梁。

近日偶感风寒，迟迟不见好转，周身倦怠乏力。原本想婉拒此次约稿，可转念一想，这可是长沙晚报七十周年社庆约稿啊，既是荣耀，又是责任，就冲我与《长沙晚报》这半生情缘，就不该在此刻失语，从而抱憾终生。五十年、六十年社庆，我都写了纪念文字，这一回自然也不能错过。

纸薄文短，写不尽三十年深情，道不完半生温暖。我与《长沙晚报》，关联很深，情谊很浓。往后余生，希望还能以字为念、以文传情，彼此相伴相依。

(谢宗玉，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一份“知己之遇”，从编稿到治学

尧育飞

与长沙晚报初次结缘，已是十七年前的事了。2010年的某个春天，为着求职的面试，我第一次查阅长沙晚报官网，阅读这份报纸的电子版。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将与这份地方报纸结下永久的缘分。

后来，我有幸被长沙晚报录用为正式员工，分在文艺副刊部工作。当时的副刊部除负责“橘洲”副刊之外，尚编有《星期天》专刊。“橘洲”副刊大约每周五个版，而《星期天》专刊则涵盖城事、时尚、旅游休闲、品味等，周末出刊。每周，除编“橘洲”副刊外，我还负责撰写《星期天》的品味版。于是，一手责编文艺作品，一手在星城搜罗餐饮食事，成了我的日常工作。于今想来，这段经历滋养我者远甚于我的付出。

编“橘洲”副刊，让我初识长沙乃至湖南的文脉。鍾叔河、韩少功、残雪、谭谈、何立伟、王跃文、阎真、何顿、彭国梁、梁瑞郴等知名作家，是副刊部诸位老师经常谈起的，我因此拜读他们的作品，了解湖南近现代的文事。青年作者如郑小驴、高求忠等人，我编发过他们的稿件，目睹了他们的成长。在约稿、编稿的过程中，我的文学观念日渐宽

广，越发认同章太炎的文学观。章太炎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我在副刊所编的文章不唯辞章论，也兼及应用文字乃至于一切成句读、不成句读的文字。此期养成的包容性的文学观，为我后来探讨中国古代辞章奠定了重要的“前理解”。

“橘洲”副刊编辑工作相对从容，而《星期天》专刊每周准时出版，所有稿件均须自己采写，起初难免忙得焦头烂额。长沙餐饮酒楼如火宫殿、王楼东、徐记海鲜、涂氏小杯茶等，湘菜行家如玉墨泉、许菊云、谭添三、江昇、范命辉等，我走访请教费时太久，留给写稿的时间寥寥无几。临阵磨枪，难免苦恼万分。传闻晚报知名的体育记者涂圣毅一边看球一边写稿，球看完了，而一篇风姿摇曳的球评也写就。我很羡慕他的才情，却总也学不来。我亲见副刊部的前辈任大猛，在写重磅的城市史文章之前，总要翻检厚厚的档案方才落笔。我于是知道，文章各有千秋，背后却都有鲜为人知的沉甸甸的积累和运思。

认识广阔的世界，速写出社会的波澜壮阔，这是我在晚报副刊部工作的总体感受。回想起来，“橘洲”副刊的许多优秀作者都具备这两样才能。惜我自己短缺于此，以至于很难更上层楼，于是在2012年冬天离开晚报。

多年以后，我辗转到高校从事教学科研

工作，与传媒渐行渐远，却日益感到在晚报所受的历练实在不断滋养着自己。譬如，大多数高校科研工作相对社恐，而我“被迫”采访者数以百计，虽离“社牛”甚远，却早破了“社恐”的“次元壁”；大多数高校的科研工作者为论文所苦，下笔迟滞，而我曾屡受报社限期“速写”的催促，故往往能按时交上合格的文章，完成考核。庆幸之余，我不能不念及在晚报副刊部所受的职业技能训练。东汉的王充在《论衡·逢遇篇》中说：“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我在大学毕业后即与长沙晚报副刊部相遇，不能不说是人性的幸遇。

深入社会，速写文章，本是近现代人文学者的普通技能，今天似乎渐渐不太寻常。何以如此？大抵在今之人文学者多不曾有过报社工作的经历吧。目之所及，当代文史研究界善写文章的优秀青年学者，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叶晔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龚宗杰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段炼教授等人也都有一段记者生涯。明乎此，我更加感念在长沙晚报的工作履历，因它不惟锻炼了我的能力，更让我逐步认清自己的禀赋。私以为，这是晚报给予我的另类的“知己之遇”。于是，借着晚报成立七十周年志庆的机会，聊布区区怀，以谢晚报对我的深情厚谊。

(尧育飞，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与“橘洲”通信，从未中断

沈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开始尝试写作。第一次给《长沙晚报》副刊投稿，则是到了2001年夏天。那时我二十出头，在岳阳一所厂矿学校工作。互联网刚兴起不久，和外界的交流是论坛，学校有几台台式电脑，我先用工厂印制的方格稿纸写好，然后“誊抄”在电脑里，再打印出来，装进信封，贴一张八毛钱的邮票。寄出去之后，便是等待信件的到来，或者到了出刊的时间，上网查看有没有发表。记得当时的《长沙晚报》“橘洲”副刊有“湖湘文苑”“综合文艺”等版面，大概是一个多月后，9月12日这天的报纸刊发了我的散文《与宋词干杯》。很快也就收到了样报，我剪下来，粘在一本剪贴本上。当一个写作者的文字变成铅字，他写下的句子不再只是抽屉里无人知晓的秘密，那种欢欣是不言而喻的。我的写作也就是在泥沉石海的烦闷和发表的欢欣中交替成长起来的。

彼时，有的编辑老师因为我屡投屡败的执拗记住了我，通过信件、电话或邮件与我开始了交流。我记得当时的责任编辑奉荣梅老师打电话和我商议改稿，语气很温和：“有个地方你看看，改了是不是顺一点？”我照着改完，确实顺畅许多。她没有架子，也不说大道理，就是提醒我找思路把文章改好。在当时而言，这种交流比上什么写作课都管用，我渐渐明白，好的文字不是教出来的，是一点点磨出来的。

真正让我的文字被更多人看见，是2003年秋天，“湖湘文苑”开了一个栏目，叫“散文新锐”，专门发年轻作者的作品。我那时候写得勤，奉荣梅老师主动与我约稿，一周一篇，连续发四篇。我至今记得那些标题：《通往无穷的路》《幻象，幻象》《消失的河流》《失语症的出租车》。专栏开了一月，结束时，奉老师发来邮件，说原想请韩少功老师写点评，结果汨罗乡下的网络不通，就改请闻真老师写了一篇短评《开拓的冲动》。一个刚出道的写作者，得到这样的礼遇，说实话，心情不单是高兴，更是一种被郑重相待的惶恐与感激。

后来和朋友们聊到《长沙晚报》的“橘洲”副刊，心里都有一种信任和感激。为什么？因为晚报“橘洲”副刊编辑是真正看稿子的，是无私跟作者交流的。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学历，只要稿子好，他们就给你发。这种公平在基层作者眼里，比什么都珍贵。像我一样的写作者，大多没有文学界的师承，没有专业训练的背景，凭的就是一股热爱写作的劲头，好的副刊编辑就为我这样的写作者打开了一扇门。

当时《长沙晚报》的发行量和影响力很大，有读者通过“橘洲”副刊认识了我，会写信来和我聊写作。这让我真切地意识到，写作不是自娱自乐，它真的能进到别人心里去。副刊上的那些文字，过几天就被新的覆盖，但它会在他人心里留下共鸣，会在他人的日子里扎根。

2006年春天，长沙晚报创刊50周年，组织了一次大型的通讯员和文艺作者座谈会，我作为“橘洲”副刊作者代表应邀去了。那是我第一次走进长沙晚报报社颇具风格的大楼。那天开会的人很多，许多平常只在报纸上见过名字的编辑、记者，许多和我一样从全省各地赶来的基层作者、通讯员，围在一起聊副刊，聊写作。一位退休老师说他每天都看“橘洲”，看完才觉得这一天是完整的。一位我仰慕的老作家说，之所以喜欢晚报“橘洲”副刊，因为它是给市井百姓的生活建起了一座精神花园。这话我当时没全懂，后来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与写作中，慢慢明白了，好的报纸不止于传递新闻资讯，更是以副刊为载体，让无数新人的文学梦想有了生长之地。我不讳言，晚报“橘洲”副刊在我的文学路上，就是一座重要的加油站。

二十多年过去，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先是调进了地方报社，后来又调回湖南省作协当了专业作家。这些年写作的快慢不论，但拿起笔来总有一种力量。这力量里有晚报“橘洲”副刊的功劳。它在我什么都不懂、需要支持的时候接纳了我，用铅字帮我那些歪歪扭扭的文字立住了，把我推上了文学之路。从对基层开始写作并成长起来的我来说，晚报“橘洲”副刊和它的编辑，是我最亲近的写作老师。从当时的奉荣梅老师到后来的编辑张辉东、任波等师友，很少见面，但因为文字的交流而有了一份特别的情谊。

当我回望过去从晚报“橘洲”副刊出发的日子，那些和我一起文字中相遇的人，也许有了各自的生活变迁，但在我心里，因曾经一起走过而有了一份永恒的记忆。当年我投寄稿件、收到样报，与晚报“橘洲”副刊建立起一种特别的“通信”方式。直至今日，我们之间的相互关注仍像是在进行着从未间断的“通信”，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所有被晚报“橘洲”副刊“碰触”过的人，都是它的收信人。

(沈念，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毛泽东文学院院长、《湖南文学》主编)

2026年6月3日，尧育飞在《橘洲·阅读》上刊发《钟叔河人生的“副文本”》。